

论道家、道教思想对中原汉画艺术的影响

司 宁 达

(南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 中原汉画是汉代艺术的代表, 它的发展受到了道家、道教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使中原汉画艺术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 创造出了一个神仙鬼怪、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孝子忠臣、现实中的歌舞娱乐等的幸福生活相统一的秩序井然的天、地、人、神和谐共处的虚幻的艺术世界; 二是使中原汉画在内容上多反映道教题材或道教思想; 三是使中原汉画呈现出飘逸的美学风格。

关键词: 道教; 中原汉画; 浪漫主义精神; 题材; 飘逸风格

中图分类号: B223; J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035(2009)01-0026-03

汉画, 是指现存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帛画以及器物画等。汉画主要集中在河南、山东、江苏、四川、陕西等省的部分地区, 而中原汉画则主要指在河南省的南阳、洛阳等地区发现的汉画。道家、道教思想对中原汉画艺术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中原汉画艺术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并未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有主导地位, 而到了汉代却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而从各种思想中脱颖而出占据了主导地位。强盛而统一的汉帝国经济繁荣、人民富足, 社会上弥漫着享乐主义之风。儒家的“积极入世”的思想使汉代的人们注重现世的幸福, 渴望幸福永在。一方面儒家思想获得了独尊的地位, 而另一方面则是由早期的谶纬之术和黄老思想发展而来的道教在社会深层暗流涌动, 后者以其强大的历史惯性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谶纬之术在流行的过程中所营造出来的无处不在的神秘玄想的精神氛围对整个社会人们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极大地启发和培育了汉代人们浪漫飞扬的想象力。撇开图谶的虚伪和恶劣, 纬书中相当一部分既包含着神秘又包含着科学的方术理念, 借助于纬书并在其所营造出的神秘未知的氛围激发之下, 会不断地引发人们各种各样的想象和思索, 以满足和解答对于无穷而神秘的存在的好奇欲望。由此可见, 在政治上没有多少进步意义的谶纬之术, 却因为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而对艺术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道教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生死观, 更注重现世的快乐。而且认为生就是快乐, 道教更认为通过一定形式的自身修炼可以得道成仙, 实现永生, 从而使快乐永存。正是缘于此, 汉代的艺术家们, 一方面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陶醉于现世的幸福和秩序、热衷于再现各种的生活内容, 另一方面又在道教这种民间宗教思想的影响之下充满了生命的激情和瑰奇的想象力、创造出了一个有秩序的天、地、人、神和谐共处的虚幻世界。正是在道家、道教思想的影响之下, 汉代的艺术充满了浪漫主义精神。而作为汉代艺术代表的中原汉画, 其内容既有对现实生活内容的真实描绘, 又有对于道教的阴阳观、方术思想、升仙思想的浪漫主义表现。于是, 官吏、奴仆、建筑物、宴饮、讲学、迎宾、借贷、贿赂、乐舞百戏、车马出行、田猎、格斗、征战、斗兽、健身、游艺、煮盐、农作、纺织、冶铸、阉牛、野合、佛像、武库、丧葬、吉祥物、历史故事、忠臣义士、孝子烈女、天象星占与珍禽异兽、打鬼驱疫、羽化升仙、远古神话等诸多民俗事象融为一体。在中原汉画中河南南阳、洛阳的汉画最有代表性。由于中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原因, 所以中原汉画更是将这种浪漫主义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2 中原汉画艺术在内容上多反映道教题材或道教思想

在楚文化中的升仙思想和道教中的神仙观念的影响下, 汉代的艺术充满了道教影响的痕迹。在中原汉画中刻画有许多神灵, 诸如雷神、风神、雨师、女娲、伏羲、东王公、西王母等, 他们的大量出现是与道教的影响分不开的。道教的神仙观念, 强化了汉代人们的来世思想, 汉代的人们在儒家思想的

收稿日期: 2008-12-03

作者简介: 司宁达(1971-), 男, 河南唐河人, 硕士, 讲师, 主要从事文艺学、民俗学研究。

影响下，一方面崇尚现世的幸福与享乐，另一方面，在道教的影响之下，又相信确有一个仙界的存在，通过道教所谓的“修炼”人死后可以进入仙界而继续获得来世的幸福。道教通过将我国远古的自然神、神话中的神灵等的结合、改造并创造了一个为汉代人所熟悉并能够接受的神的谱系。这一个神的谱系对汉代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画艺术即是对这种影响的反映。在被誉为绣像的汉代百科全书的汉画中就有许多反映道教的题材。而中原汉画中所反映的道教题材主要有以下几类。

2.1 对道教神仙谱系中的神仙的崇拜

天帝、东王公、西王母、雷神、电母等都是道教崇拜的尊神，他们大量地出现在中原汉画中。例如，出土于河南南阳的汉画“天帝出行图”^[1]：画上部刻三神人合力牵引一辆“五星车”，车上乘一驭者，一尊者，尊者即为天帝；下刻四神人皆抱罐向下倒水，即雨师正泼水行雨，画右刻一巨人，赤身跪地，张口吹气，此神人即为能够嘘气成风的风伯。该画即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而对道教神谱中的天帝、雨师、风伯等神艺术化地反映。对于东王公、西王母等道教神的崇拜的汉画也不少。例如，河南郑州出土的汉画像砖上，有西王母像：头戴胜，端坐在昆仑山巅，前有玉兔捣药，后有一神人捧三足鸟而立，天空中有三青鸟飞翔，山间有九尾狐及不死树等^[2]。河南南阳汉画像砖中也有西王母居住昆仑山的图像^[1]。此外，还有关于雷神、电母的汉画等等。

2.2 升仙汉画像

在中原汉画中有许多利用道教的神迹表现道教的神仙观念和升仙思想的形象刻画。神迹是古代的道士们借以上天入地、交通鬼神的神物或脚力。在中原汉画中反映的道教神迹主要有龙迹、虎迹、鹿迹等三迹，以及鹤迹、鱼迹等。在《道藏》所收《太上登真三迹灵应经》中分别对龙、虎、鹿等道教最著名的三神迹进行了介绍。如，在谈到龙迹时该书说：“大凡学仙之道，用龙迹者，龙能上天入地，穿山入水，不出此术，鬼神莫能测，能助奉道之士混合杳冥通大道也……龙迹者，奉道之士，欲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恶物不敢近，每去山川洞府，到处自有神祇来朝观。”在谈到虎迹时该书说：“凡用虎迹者，当先斋戒七日，于庚寅日夜半子时立坛……今告玉帝愿赐风岩猛虎一只与弟子乘骑……游太空及游洞天福地，精怪外道不敢相干，

到处自有神祇来朝观。若用之三年，身自得乘，风动如败叶，令与道合真也，与正炁合一也。”等等。如，河南郑州的汉画“东王公乘龙图”，神话中的东王公就乘着龙迹，画面气韵生动，充满动感。而河南南阳汉画中的“仙人虎车图”^[3]，则刻画了仙人乘虎迹的情形。画面上三只翼虎并驾一舆车，车上树鼓，并有羽葆和华盖，上乘两位仙人，车以云为轮，云气飘飞，给人以风驰电掣之感。此外，在河南南阳汉画中，还有“鹿车升仙图”^[3]：两只神鹿共驾一车，车以云气为轮，车上乘二人，车后还有一神鹿相随，两人手执仙草护送。而在河南南阳汉画中的一幅“河伯出行图”中，则刻画了河伯出行时的情形：河伯端坐于饰有华盖的车上，车被四鱼所并驾，车后还有二人骑鱼相随，画面形象生动。而河南新郑的汉画中则有“仙鹤拉车图”，它即是对鹤迹的刻画。

2.3 反映避鬼逐疫等方术的汉画像

方术思想是道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这种思想的方术形式主要表现为避鬼逐疫、帷神、符等。这类汉画如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神荼郁垒汉画像”，以及“逐疫神兽”汉画像石等。

由此可见，中原汉画中大量的关于神的谱系、升仙以及避鬼逐疫方术等内容的汉画均是受到了道教的影响而出现的。因此，可以说道教思想为中原汉画艺术提供了题材，为中原汉画艺术提供了营养，反过来，中原汉画又促进了道家、道教思想的传播。这类题材的中原汉画充分反映了汉代的升仙思想和成长中的汉代道教对汉代社会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3 中原汉画艺术呈现出飘逸的美学风格

叶朗先生认为，“老子美学是中国美学史的起点”^[4]。也就是说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思想从一开始就在深深地影响着包括汉代美学和艺术在内的整个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而《淮南子》和《论衡》作为汉代的两部重要的美学著作则是对这种影响的体现。汉代宗教的盛行，造就了汉代不同于他代的宗教神学美学。这种宗教神学美学将宗教的教义与艺术美的创造紧密地结合了起来，从而使艺术带有更明显的宗教影响的痕迹。道教的神仙思想和楚文化中的升仙思想造成包括汉画在内的汉代艺术“飘逸”的美学风格，中原汉画即是对此的

有力证明。汉画中的人物、动物、珍禽异兽、仙人、事物等事象在外在的姿态上均不会带给人臃肿、肥硕之感,而给人一种瘦削、飘逸的感觉。那现实生活中身躯庞大的老虎在汉画中却被艺术家刻画成了身体瘦长、灵动飘逸的神虎,现实生活中身材矮壮的舞伎在汉画中却变成了衣袂飘飘、身材瘦削、体态轻盈飘逸的精灵,那属于仙界的仙人、神灵更是一片“道骨仙风”,给人一种临风飘举之感。出现于汉代的《淮南子》认为绘画不应只追求外形和细部的真实,重要的是把决定外形的内在精神和形象的整体很好地表现出来。《淮南子·说山训》云:“画西施之面,美而不能说,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这即是强调“神”贵于“形”的道理。而《淮南子·说林训》所云“画者谨毛失貌,射者仪小而遗大”,则又强调了不拘细节的重要性。譬如南阳汉画像石中的“象人斗兽图”,表现了一个脸戴面具的“象人”与一只独角兽相搏击的场面。画面人物塑造简练动感,猛兽头部下俯,奋力前突。整幅画不拘小节,而十分注意人、兽整体神韵的把握。虽情节单纯,但却无丝毫呆板之意。南阳汉画像石中的另一幅“仙人虎车图”,更是神采飞扬。画面上的三只“翼虎”虎口大张、尾巴直直地向后扬起,身体修长,整体给人一种奋力前驱之感。这幅画并没有刻意将三只老虎的腿画全,但却丝毫不影响老虎整体的神韵。汉代艺术的形象塑造在整体上显示出轻“形”而重“神”的倾向,这种倾向带来的结果就是艺术形象在外在形貌上的朴拙与内在神韵上的极度张扬。如果说儒家的积极进取思想的影响以及汉代的“急进”之风造就了汉代艺术的“气势”的话,那么道教的神仙思想和楚文化中的升仙思想则

是造成包括汉画在内的汉代艺术呈现出“飘逸”风格的主要原因。远古以来在人们的心中所形成的神仙观念使人们相信在尘世之外还有一个真实的美好的天界,那里的各种神灵虽不吃不喝,但自由自在,长生不死。这种观念发展到汉代,由于正在形成的道教思想和南方的充满了浪漫色彩的楚文化的影响而得到加强。仙人们的腾云驾雾、仙人们的不食人间烟火在艺术家们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中成就了以汉画为代表的汉代艺术的“飘逸”风格。而这种飘逸的风格与富有动感就形成了包括中原汉画在内的整个汉画艺术的美学风格。

总之,汉代道家、道教思想在民间的兴盛,对以汉画为代表的整个汉代的艺术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浪漫主义精神的张扬、内容上反映道教题材或道教思想,以及美学风格上的飘逸等方面是中原汉画对这一影响的有力回应。在道教的深刻影响之下,汉画艺术打上了深深的宗教的烙印,更形成了自身有别于其他艺术的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从而确立了其在我国艺术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地位。中原汉画以其在全国的特殊地位和突出的风格,成为后世研究汉代道家、道教等宗教思想与艺术关系的重要媒介。

参考文献:

- [1] 朝玉祥,李陈广.南阳汉画像石墓[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
- [2] 张松林,周到.郑州汉画像砖[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98.
- [3] 闪修山等.南阳汉画像石[M].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1988.
- [4] 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The Influence of Daoists and Daoist Doctrine on the Art of Paintings of the Han Dynasty in Central China SI Ning-da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yang Normal College, Nanyang 473000, China)

Abstract: The paintings of central China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an-dynasty art whose development had been heavily influenced by Daoists and the Daoist doctrine. This kind of influence is given in three ways: First, it makes the paintings full of romantic spirits. An artistic imaginary world has been created in the paintings where the gods and demons, emperor and ministers of state, dutiful sons and loyal ministers and the singing and dancing entertainment in real life are nicely integrated; and where there is a well-ordered harmony of nature, society, Gods and people. Second, the contents of most of Han paintings of central China are about Daoism or the Daoist doctrine. Third, the Han paintings of central China have an aesthetic style of elegance.

Key words: the Han paintings of central China; romantic spirits; subject matter; a style of elegance